

《华盛顿邮报》专栏：

【明慧网】（明慧记者英梓编译报道）美国《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 Josh Rogin 于2020年3月19日发表文章称，针对目前的瘟疫，不要指责中国，而应指责中共。作者强调，要把中国人民和中共区分开来。他赞扬中国人民在抗疫中的精诚团结，但强调中国人民也是中共的受害者。

美国反击中共谎言至关重要

文章首先肯定，“美国反击中共试图改写瘟疫大流行历史的做法，对我们的健康和安全至关重要。”并强调“同样重要的是，我们不要助长种族主义，不羞辱中国公民或美籍华人。实现这两个目标的关键是，我们需要将谈论中国人民的方式与谈论中共的方式分开。”

前不久，川普总统坚持称新型冠状病毒为“中国病毒”。对此，该文表示：“川普总统这样做的理由过于简单，但技术上是准确的：中共官员故意散布‘病毒可能起源于美国’的谎言，以转移对自身早期失误的指责。”

川普周三（18日）在白宫新闻发布会上说：“这不是种族主义，根本不是。它（病毒）来自中国，这就是为什么（我称其为中国病毒）。我希望准确（表达）。”

文章强调，有一个方式，有充分理由来尊重病毒的真相，并追究那些该负责的人，而不会造成不当的冒犯。

文章揭示，“我们都必须具体地指责中共的行为。正是中共在病毒爆发后隐瞒了数周，压制了医生（的言论）、监禁了记者、阻碍了科学——最引人注目的是，关闭了第一个公开发布冠状病毒基因组序列的上海实验室。”

“中共病毒”

这个名称更准确



中国人民是英雄也是中共的受害者

Rogin 在文中赞赏中国人民在抗疫中的表现，他说，中国人民是这个故事中的英雄。中国医生、研究人员和记者冒着生命危险，甚至面对死亡对抗病毒和警告世界。随着我们自身形势的恶化，中国人的团结为我们上了一课。中国人也是中共隐瞒真相的受害者，给他们造成了巨大的痛苦。

文章强调，“（疫情）这不仅仅是关于病毒，它事关我们整个对华方针的关键点。我们的问题不是和中国人民的，我们的问题是中国共产党——中共的内部镇压，外部侵略，以及它在自由和开放社会中的恶性影响。”

中共对外影响战略是利用种族主义分裂西方

文章揭示，“中共战略的一部分是分裂我们的政治、民族和种族。中共官员经常将对其政府的批评指控为（西方）种族主义。他们还指责美国的种族主义行为，以分散人们对中共骇人听闻的种族主义政策的注意力，例如中共以种族为由在新疆监禁数百万无辜人民。”

“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

发表的一份报告就如何避免中共这种陷阱提出了一些明确的指导方针。报告指出，我们应该避免泛泛而论的概括，应该明确区分中共（共）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并注意不要在本国国内疏远中国公民。”

“中共病毒（CCP virus）”这个名称更准确

文章说，对病毒的称谓，并不是政治正确的问题，而是认识到独裁政权对我们种族主义敏感性的利用。文中还表示：我们必须继续向中共施压，要求它们提供更多透明度和真相，这对制止这种蔓延至关重要。

Rogin 建议：“决不能帮助和怂恿中共煽动美国内部分裂和散布虚假信息。”他也强调，“在这次危机中，华人和美籍华人需要我们的支持，为我们的疫情应对工作带来巨大的力量。”

文章在最后强调，“让我们停止说‘中国病毒’——不是因为每个使用这个名词的人都是种族主义者，而是因为它不必要地扮演了中共分裂我们和转移我们注意力的角色。让我们称病毒为‘中共病毒’。这样更准确，只会让那些该拥有这一称号的人感到不悦。”◇



躲过瘟疫 必有良方

【明慧网】武汉病毒来势汹汹，一时间人心惶惶。这个来自人的肉眼看不到的新型冠状病毒，虽然微小，但是却无时无刻不在向人类世界展示着它的威力。冠状病毒，这个在显微镜下看长得象皇冠一样的病毒，把人们的注意力也带到了微生物的世界。

微生物中有细胞结构的叫各种细菌，没有完整细胞结构的生物就包括病毒。今天我们不说病毒，但是说同是微生物世界里的关于细菌的故事。

一名法轮功学员，在一次不经意的微生物实验中发现，她身上携带一种超级天然抗生素，这种抗生素可以杀死对人体有害的、被称“超级细菌”的金黄色葡萄球菌。

微生物两次实验看不到细菌

德缘于一九九七年出生在德国，因父母修炼法轮功，德缘就在法轮功真、善、忍的法光中长大，她安静、不张扬、很有修养，并且品学兼优，考大学上的医学专业。

在一次微生物的实验课上，学生得到几块琼脂平板，以便在上面繁殖和观察微生物，并进行各种实验。学生们被要求在一块血琼脂板上印上指纹，以查明手有多脏。然后将平板置于培养箱中培养细菌，

并让它们繁殖到可见的数量以便观察。

几天后，德缘拿回有指纹的平板时很惊讶。因为同学们的平板上能清楚的看到有细菌菌落，但在德缘的平板上几乎没有任何东西。

第二次微生物实验课，是拿家中接触的物体来检验微生物的存在。德缘选择了一张纸币。几天后，当德缘拿回了纸币接触的平板更吃惊了，因为这块平板也挺“干净”。德缘当时也很困惑，因为所有人都知道纸币是特别脏的。

从两次实验的结果，可以看到德缘的指纹和她接触过的东西都看不到细菌，而她确实生活在有细菌的世界中。唯一的解释，是德缘炼法轮功产生的能量对细菌产生了作用。

那么这种能量到底是怎样存在的？或许第三个实验可以解答这个问题。

第三次实验终于看到了细菌

第三个微生物实验是这样的，讲师要求每一个小组的同学，既要有用喉咙黏液做细菌实验的，也要有用鼻孔里的黏液做实验，并涂在琼脂板上。由于德缘小组的其他同学想用喉咙里的细菌做实验，德缘不得不用鼻孔内的细菌做实验。

几天后，同学们拿回了各自的琼脂平板，上面有一张纸，写明了分析数据和各类细菌名称。这次，德缘的平板上显然有一个细菌菌落，细菌的名字叫做“路邓葡萄球菌”。

当讲师听到德缘的细菌名称时，非常兴奋，并说这是一个新发现的物种，这种细菌可以杀死一种会致病从而引发许多不同严重疾病的细菌叫“金黄色葡萄球菌”。

德缘在鼻孔里发现的细菌“路邓葡萄球菌”，居然是一种可以杀死有害细菌的葡萄球菌！

从三次实验完全可以说明，德缘虽然和其他人看上去没有区别，但是在微观下，她身上携带的能量可以阻碍细菌的侵入，一旦有害细菌来到她的鼻孔，那么路邓葡萄球菌就会把有害细菌杀掉。德缘微观世界的屏障的产生，可以说和她炼法轮功有关，或者说路邓葡萄球菌应该算是能量的一种体现。

躲过瘟疫有良方

在修炼法轮功的群体里，有很多炼功前是病号，炼功后奇迹般康复的事例。但是人们看到的只是之前的现象和之后的结果，没有人会去关注微观下人眼看不到的空间里面发生了什么。如果德缘身上的路邓葡萄球菌是修炼法轮功所致，那么就可以解释，在法轮功学员中很多身体康复的例子中，在微观下，通过修正法，身体微观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些来自内在的正能量在身体微观下是有体现的，比如路邓葡萄球菌。

微生物中有超级细菌，就有它的克星路邓葡萄球菌，新型冠状病毒应该也有它的克星。

有一些人在这次瘟疫中出现了武汉病毒的一些症状，但他们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症状就消失了。德缘的三次实验可以让我们相信，在患病者诚心念这九字真言的时候，在微观世界里发生了一场有害细菌或病毒被清理的战役，当病毒被清理后，身体自然就健康了。◇

黑龙江省牡丹江市法轮功学员刘坤遭受的迫害

【明慧网】牡丹江市今年四十四岁的刘坤女士，一九九八年修炼法轮功后，身上的病痛不治而愈。九九年七月中共迫害法轮功后，进京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被迫害，被迫流离失所，二零零二年被绑架、非法判刑七年，遭受了种种惨无人道的迫害。下面是刘坤女士讲述她的经历：

我叫刘坤，家住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修炼法轮大法二十二年。在修炼前，我由于做过好几个“流产”，导致习惯性流产，身体也越来越不好，上楼上一半就上不去了，躺在床上腰疼得不敢翻身，吃药也只能暂时缓解，终日与病痛为伴。修炼大法后一个星期左右，我身上的病痛不翼而飞，什么病都没有了，所有的病痛全好了！

修大法后，我严格用“真善忍”法理要求自己，善心对待家里每个人，不争不斗。原来我们家是我管钱，修炼后交给了丈夫管，婆婆家人看我身体好了，脾气性格也越来越好，都很支持我修炼。那时我和妈妈在大法中修炼，感觉到每天都很幸福、很充实。

进京说句公道话被迫害

九九年“七·二零”，江泽民集团出于小人之妒嫉开始疯狂迫害法轮功。大法被诬蔑，师父被诽谤，同修被迫害，为了让政府知道法轮功是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的正法，九月份我和妈妈还有十多位同修一起去了北京。大概三天后，我与妈妈在天安门被当地警察绑架，牡丹江市公安局来人把我们绑架回当地看守所，抢走了妈妈带的一万元钱，后来只要回三千多。

酷刑迫害

从看守所回家后，二零零零年十月末的一天，我到温村粘贴揭露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不干胶，粘到派出所时，被警察绑架。

我开始讲法轮大法是佛法修

炼，为什么遭到迫害，参与迫害的人会受到报应，所以法轮功学员才走出来讲真相救人。到了晚上有个当官的让警察让他们给我上绳（一种酷刑）。两、三个警察上来，把我手背铐到身后拿绳子把我捆起来往上吊，并用力打我后背，我没有怕，也没有记恨，我还在和他们讲真相，劝他们不要作恶。后来，他们把我送回审讯室，轮番看着我，不让我睡觉，谁看着我，我就和谁进一步地讲清真相。第二天早上，我趁没人时，用钥匙把审讯室铁门打开大步走出了公安局。

二零零二年一月初，我再次被绑架。恶警把我扣在老虎椅上，把我双手从背后铐上，用电线通过手铐传遍我全身，我浑身像针扎一样，我大声喊：“警察打人了”。晚上他们又对我上电刑和五马分尸（几个人拽胳膊腿往外拽），身体撕裂般地痛。

后来他们把我非法关押进了看守所。第二天我就开始绝食，后来他们用撬口器把嘴撬开给我灌食，我不配合往外用舌头顶，他们就用塑料管插到我鼻子里灌（右鼻孔被刺激得插出了骨刺，到现在还有）。半个月后我鼻子灌不了食了，他们给我静脉注射。又过了一个星期血管找不到了，注射不了了。他们害怕了赶快把我送到公安医院。期间又有因为插播电视被迫害的同修的事牵连我，我又被绑架到了看守所。

开庭那天，牡丹江各分局派出所调来近百个警察。在法庭上我为我自己辩护，揭露警察刑讯逼供迫害真相，我讲法轮功是佛法修炼和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那次被迫害的法轮功学员近三十人，我被非法判七年冤狱，那一年我二十五岁。

在监狱遭受迫害

二零零二年九月份，我们一行近二十名女法轮功学员被绑架到黑龙江省女子监狱。新收监区大队

长叫王亚丽，副大队叫陶娜娜（都很邪恶），她们把我们七个没转化的人的头剃得像狗啃得似的，非常难看，让我们背监规纪律。我不背，王大队长就狠狠打我嘴巴子。白天他们让我们在太阳下曝晒、走步。晚上我们铺一个被子在地上睡。

后来，我被分到九监区严管队，她们把我们这几个没转化的法轮功学员罚蹲，一蹲一天，我蹲一会就坐地上。她们还三、四天不让我们睡觉。天渐渐冷了，她们让我们没转化的出去冻着，为了有点热量，我们几人排着队来回走步。我们在外面冻了三个月左右。

后来又把我单独关进了一个没有暖气的小号。看管我们的警察、犯人都穿着棉袄棉裤棉军大衣，却让我穿着绒衣绒裤冻着。小号里每天喝的是苞米面水。因为那里太冷了，晚上经常冻醒。大概二十四天左右把我们放了出去。

有一次我们二十几名法轮功学员绝食反迫害，狱警用强制灌食来迫害我们，让我们站着插鼻管，我鼻子还有骨刺就不好插，她们还有意地来回抽插，刺激得我鼻涕眼泪一起流，因是冬天我的棉袄前大襟湿了一大片。

江泽民密令对法轮功学员要“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名誉上搞臭”。多少法轮大法修炼者为了坚持信仰被酷刑迫害、关押、甚至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牟取暴利，多少家庭妻离子散，多少鲜活的生命被迫害致残、致死。我所经历的只是冰山一角，从中国亿万修炼“真、善、忍”的善良人被推向对立面的那一刻，法轮功学员就被中共列为了末等公民，被随意地宰割、残杀。◇

退党保平安



截至2020年3月末，在海外退党网站声明“三退”（退党、退团、退队）的人数已超过3.53亿。



为什么“中共病毒”瘟疫爆发于武汉？

从古罗马和古埃及的历史中看，瘟疫定地扩散，因为这个地方罪业最大。那么武汉究竟有什么恶冠中华的罪业呢？

中共当代迫害法轮功正法修炼，这是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灭佛，天大的罪业因何而起？

始作俑者之一是当时的政法委书记罗干。如果他不搞出点大事来证明自己的存在很有必要，他就不能跻身中共最高领导层，他就该退休了。为此，他从最善良的群体、修心向善的法轮功下手了。1996年，他指使公安部深入调查法轮功，结果反应很好，公安部很多人开始炼法轮功。退休的前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乔石，还上书中央一份调查报告《法轮功于国家百利而无一害》，当时的总理朱镕基，政协主

席李瑞环也都支持法轮功。罗干不甘心就此退休，孤注一掷，先给法轮功定性为“邪教”，然后让公安部去给他的定性找“证据”，把所有气功、会道门甚至神经病造成的社会危害，都强加给法轮功。

另一方面，江泽民由于妒嫉失去了理智，一心要打压法轮功，罗干对此心领神会，暗中唆使武汉电视台台长赵致真，拍摄一部恶意栽赃法轮功的电视片（简称“武汉台赵片”），声情并茂地罗列那些伪证，长达六个小时。中央开会酝酿、讨论是否取缔法轮功的会议上，就播放了这部片子，该片以假乱真的造谣手段迷惑了所有的人，为中共最终决议打压起到了决定性作用。罗干也因此被重用。2002年，67岁的罗干以第9名挤进了最高权力层——中央政治局常委（常规为7人，为罗干扩为9人）。

1999年7月20日，中共开始

迫害法轮功，7月22日在全国滚动式播出“武汉台赵片”，中共强迫各机关、企业、学校、事业单位组织全体成员观看，以谎言煽起民众对法轮功的仇恨。

当年文革要批斗刘少奇时，中央命令一下，刘少奇的罪证便铺天盖地，按中共的意图造假成了政治进步的阶梯。这部“武汉台赵片”又起到这样的示范作用，看到罗干、赵致真由此飞黄腾达，各地媒体、电视台竞相效仿，编造攒凑出法轮功“危害社会1400例”。

非典、中共病毒（武汉肺炎），就是中共迫害法轮大法招来的灾难。中共迫害这个佛法修炼群体20多年，制造了无数家庭惨案，数十万人被非法抓捕坐牢，被确认迫害致死的已有4363人；发展到后来，中共秘密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以活体器官移植牟取暴利，遭到世界众多国家正义人士的谴责。◇

古罗马三次大瘟疫 因何彻底消失？

公元64年，继任古罗马元首尼禄为扩建皇宫，火烧罗马城，把皇宫和阻碍皇宫扩建的、难以拆迁的居民房都烧掉了，然后嫁祸于基督徒，把基督教描绘成反社会的迷信邪教，煽动罗马民众加入迫害。大批基督徒被杀、被投入斗兽场，在罗马人的呼喊声中，被猛兽撕裂。尼禄还命令把基督徒与干草捆在一起、排绑在花园中，作为夜间游园会的火炬。

听信谎言参与迫害基督徒，古罗马帝国因此招致了大瘟疫的肆虐，尼禄也在罗马城暴动的逃亡中自杀。

继任的罗马元首们仍然延续尼禄迫害基督徒的暴政，将基督教定为非法，不相信迫害正教会给国家、给人民、给自己招来灾祸。

大瘟疫中，古罗马人无论怎么

虔诚地向他们崇拜的太阳神等诸神祈祷，都无济于事。他们把患病的亲人拖到门外或者抛尸街头，唯恐被传染，而被罗马政府迫害的基督徒们却走上街头，照顾治疗病人，向他们传播福音、做祷告。

然而令古罗马人震撼的是，瘟疫却远离这些基督徒。后来人们逐渐清醒，很多古罗马人开始改信基督教。罗马市民纷纷走出家门敬捧基督圣徒塞巴斯蒂安的圣骨进行大游行，并虔诚地向神忏悔，人们的虔诚之心，得到了神佛的谅解，从此罗马城的大瘟疫就此彻底消失了。

以史为鉴，今天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和古罗马政府迫害基督徒多么相像啊，神用这段历史启悟着今天的人们。今天的大法弟子在迫害中也走上街头，在瘟疫流行的惶

恐中，告诉着人们躲避灾难的方法，那就是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三退”（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保平安。◇

